

脂粉罪人

小説 梁 脂粉罪人

原著者愛浦倫 譯述者孫季康

第一章 味登博士之慘死

禮拜日之下午。天光明媚。惠風和暢。吾友杜賓。正斜倚于休憩室中之安樂椅上。手執晨報一紙。雙眸炯炯。直注于字裏行間。默誦會意。即放聲朗讀。口銜半焦之煙斗。青烟縷縷。盤繞室中。作層層細圈。蓋吾友平素行事。一周間。六日爲他人偵探各種離奇怪誕之案。勞心勞力。略無休晷。唯每至禮拜日。則雖事積如山。人之催迫。急于星火。彼亦必屏棄之。若已忘然。或坐于休憩室中。縱覽羣書以解悶。或閒步郊原。採花摘葉以消愁。蓋彼深究養身之道。藉此以恢復其六日勞頓之精神也。

春意懶人。閒暇思睡。余眸子微合。精神恍惚。方欲入夢之時。忽聞吾友呼曰。

老友爾曾見此驚人之新聞否。茲事重大。何前夜七時發生者。延至今晨始載。——噫。報館記者殊荒唐。正亦食其祿而不能盡其職矣。余猝聞此數語。駭甚。可愛之睡魔竟疾趨而遁。精神亦頓起。乃急啓目欠伸而起。至吾友前。僵僂而問曰。——何謂。——何謂。君所見者爲何事。何若是之大聲疾呼。擾吾之好夢。吾友長歎曰。嘻。爾何知。此人而被戮。則巴黎尚有甯息之日耶。——老友。余之所以朝夕興歎者。皆爲此也。蓋巴黎京城之于世界上。亦已有名。警軍密布。法網亦不謂不嚴。乃殺人劫奪之事。接踵而起。可恨之蠭賊。竟誅之不盡。殺之無窮。而一班佼佼之警吏。又皆徒工其口。具有實學者甚鮮。故遇一案之來。則必束手無策。即輕易者。亦祇敷衍其官樣文章。而不肯深究遠推。故彼輩之視警察。實亦不足以一哂。胆尤施而尤壯。雖有彰彰之法律。如已不能適用於彼輩。蓋亦庸碌之警卒。有以使之然也。而吾乃爲此歎。

大局之蜩螗。悲才人之多遭妬殺。無復有已時者也。而吾之所缺者。資財也。否則必當招集勇夫。盡掃天下之大憝。吾友言至此。又長嘆不已。余乃亦微喟言曰。君言良然。今而後。余當假爾以千萬貲財。使爾早日招集百萬勇兵。除暴安良。爲天下造福。償爾之宿願。余實與有榮譽也。閱者諸君。須知吾友杜賓。乃一少年英俊之人也。好義能爲。時在巴黎滅大盜。誅惡人。雖身爲偵探。而日夕盼望安甯。若大旱之望雲霓。從無幸災樂禍。而欲飽己之私囊。余之識彼。亦在巴黎之藏書樓中。蓋彼頗嗜書。雖日夕勞頓。爲他人緝案。然一日不得見書。則其痛苦且逾于疾病。故巴黎之藏書樓中。時有彼之足跡。余客巴黎時。一日至藏書樓中。覓一古書。而彼亦適在其間。覓此書。邂逅相逢。一談即成知己。余見其爲人頗溫靜敦義。願與交遊。往來既稔。彼亦頗與余親。乃卽告我以困于家計之窮苦。雖有大志。不能得逞。余亦深爲惋惜。之後。

卽與之同賃小屋而居。以余之經濟較優于彼故一切日用之資皆由余任。蓋杜賓者亦一世家子也。乃祖在時頗有譽于巴黎。至乃父時家漸中落。及至杜賓成人則傾家所有者僅足謀溫飽而已。故彼睹時局之若是唯有終日長歎浩嗟。欲求一日之達其目的而不能得也……斯時也吾友仍以雙眸注于承塵之上。微喟不言。余乃復言曰。他人事何用君若是之憂慮而自傷于身也。今者報紙安在。盍畀余一覩。杜賓乃欠伸而授報紙于余。曰事在第三張上。爾其視之。余乃接報翻而閱之。見其目爲孫羅壳村味登之被刺。復讀其文曰。

三月十五日(禮拜日)下午八時許。味登方自友人處乘摩托車歸至家門。自車廂內躍下。入門。至第二層樓之書記室中。擬訪其書記員。繕寫一稿。不料足甫入室。忽發其極慘厲之呼聲。大號吾愛來乎。倒地竟死。斯時此為試读需

也。汽車夫尙俯伏于門外。正在揩抹其汽缸。僕役二人。男者貝可楷已入街買物。女者卽爲貝可楷之親戚。日司烹調之職。故此時正在廚下煮備晚餐。而廚室在下層東隅。與書記室相去至遙。故亦未能聞知。唯味登之夫人。斯時尙甘臥于第三層樓上。蓋午睡尙未醒也。忽聞此慘厲之呼聲。驚而覺。疾趨下樓。四顧無一物。及至第二層樓之書記室處。足觸一物。猛仆于地。及復起。則見一人臥血泊中。首內向。而兩足直擋于戶限之上。夫人于倉皇間。不知爲其丈夫。且亦不辨爲何人。駭極而號。寂然無一應者。久之。男僕貝可楷自外市物還。至中庭。聞夫人呼聲。乃急上樓而視。直至書室門處。則見夫人雙手高舉。面色慘白如死灰。口中之呼號聲。尙連續不絕。貝可楷此時尙疑夫人受何驚況。故若是之疾呼。初不料乃主味登。已死于夫人之側也。及至室門外。則見一人橫臥于地。血流漂杵。細審之。

則赫然乃生味登也。貝可楷駭甚急下樓呼汽車夫及傭婦至徧檢上下各室。則殺人者已不知何往。夫人至此方知被戮者卽爲其夫君味登。不覺痛由心起倒地而暈。貝可楷等見主人已死。主婦又暈惶急不知所措。百般灌救。移時始得復甦。幸夫人平素足智多謀。故雖以一時痛夫而暈移時。已稍稍鎮定。略能恢復其神情。夫人乃卽命男僕馳赴警署報知此事。警卒至。檢驗至三時之久。味登所受之傷有二處。一在脅下。不甚重。唯其致命者。則在喉下頸後之傷口甚大。而前頸則甚細小。蓋似兇手以利刃由腦後刺入。而由前端出也。室中各物亦齊置如故。絕無凌亂之狀。並未失一物。鄰于曠野之二窗亦緊閉未啓。不知兇手由何處入而復由何處出者。但味登之書記南道羅。適于是日三句鐘時。以事遄赴巴黎。當夜亦未歸。而味登以早出故勿知也。今者南道羅已于晨間八點鐘遄返宅。

中則見主人已遭慘死思及味登生前待彼之親善乃痛而暈厥者亦數起今願竭一己之力助警軍之偵探務以緝獲兇手爲已藉報賓主之德而敵此後之效尤云云。

余閱竟還之曰味登者何如人哉何能使君若是之惋惜者杜賓長歎曰噫復何言哉此人者實一有用之材也彼年雖青造福于吾法國前途者已大足爲人敬佩矣蓋味登者世家子也家饒于財乃父乃祖皆爲達官顯宦味登年二十歲時卽入大學校肄業品學兼優爲羣曹冠校中師長及其鄰里之人都啧啧稱道必其將來爲驚人出衆之材——老友爾知十年之前吾法國之教育事業已臻于頹唐之境乎且教育基礎之國民高等小學校以至于各大學校皆已失其教育之眞詮徒好工其外表而絕不顧及內容之良莠一般莘莘學子徒耗其財而不能得一完美之學校以求其高尚純潔

之學問。國之強盛。皆賴乎人民之有學。欲人民之具有高尚之智識。則除良好之學校。爲之栽培外。更何能得。故彼其時也。一般憂國之士。都惴惴然爲吾法蘭西之前途危。顧憂之雖切。而無實力以革新之。雖終日啼哭。亦終無裨于事。味登于二十五歲時。畢業於大學。睹國中教育之不振。乃極欲盡己之力。力爲改革。顧彼於此時。尙慮已之學問見識。偏于一隅。舉之恐仍無益。乃獨身離法。參觀各國之教育方法。以添增已之閱歷。而藉求改革之南針。閱三年歸法。乃竭力提倡教育。使優者更優。不善者更力爲刷新。不數年間。法國之教育前途。竟大有起色。迄乎今日。則可謂盡善盡美。全國人士。無不交口頌德。彼宿願已償。亦頗欣幸。乃即於去年娶一麗姝爲婦。作室於孫羅壳村。伉儷甚篤。家庭之樂。自不待言。乃今者年尚未及三旬。少年多才。正大有作爲。吾法蘭西之賴于彼也。亦正無限。今乃忽被此狗肺狠心之人。橫

加殺死。吾法國英俊。共有幾許。倏忽之間。又弱一個。非唯爲昧。登哭且當爲
吾法蘭西舉國之民。同聲一哭。今者木已成舟。無可如何。但觀彼目空一世。
自負能爲之警吏。對于此案。尙能仿其平素之慣例。貿貿然敷衍。其官樣文
章。否耳。言已喪然嗟嘆不置。余乃太息曰。年少多能。慘遭殺戮。可哀也。但警
軍何能。此案之兇手。其勢又不能脫爾之力。爲之偵察矣。且又卽在頃刻之
間。決不能延久者也。杜賓仰首視余有頃。乃言曰。或來邀余。亦未可知。唯據
報章所載。此案之晦黑。已達於極點。頃刻間。卽欲緝獲兇手。亦勢所難然。余
於此案。胸中之憤恨。不能名狀。彼等縱不邀余。余且欲自薦之。盡我之所能。
必爲味登報此大仇而已也。

第二章 警廳之審詞

時鐘鳴八下。余與杜賓入餐室。作晚膳。食方畢。郵使復送晚報來。乃亟展而

讀之。其中又載一警廳審理之新聞。其詞甚長。讀之曰。
孫羅壳村味登君之被人暗殺已誌各報。茲將警廳審詞之詳情錄之如下。

本日午後二句鐘時。警廳曾邀集味登之夫人。及女書記南道羅。汽車夫某。并其女僕及老僕貝可楷等。皆蒞場。據其夫人云。丈夫富有貲財。爲孫羅壳村之冠。爲人和藹可親。救貧扶弱。不遺餘力。絕非時下之略有薄產。卽傲慢待人。視人如犬豕者可與倫比。故外間之聲譽隆盛。鄉鄰之感情亦甚和協。無一人道其非者。更無一人銜之者。余之嫁彼。僅一載有餘。余以略知書字。故終日與丈夫討論文學。頗不寂寞。丈夫愛余甚。自結褵至今。相待如賓客。從未有一次違言。夫婦間之快樂。可稱超乎極點。家庭之幸福。更不言而可喻。今者猝爲此喪心病狂之人。將我有爲之丈夫。生生

殺死快樂之家庭。頓成流血之場。余一念及彼橫臥血泊中時之慘景。不覺毛髮悽然。身顫顫而抖……嗟乎。吾丈夫何辜。而欲遭此慘死。上帝素仁慈。何亦若是之置若無睹哉。噫可痛哉。吾丈夫之死也。夫人言至此。淚溶溶如雨下。悲痛之狀不可名狀。足徵味登在日夫婦間之愛情。必超乎常人之外。旣而書記員南道羅起供曰。余本爲意大利人。自幼留學法國。今者余年甫二十有三歲。去年春間。死主味登。以乏人助理書牘。特邀余任此書記之職。至于今日。已將一年矣。主人之待人和藹。自不待言。余陰代彼繕寫各種文牘。盡我書記之職務外。並爲其管理田畝及各種之家產帳目。蓋名爲書記。實則尙兼有帳務員之職也。渠見余作事勤奮。略不懈怠于職務。故亦頗垂青目。待余如上賓。主賓之間。亦甚相得。禮拜日午後三旬鐘時。余以事赴巴黎。擬卽返。不意爲友人強留。不得已。勾留一宵。

當余出門時。主人以赴友人之約。先余出門。不得面辭。乃于夫人處辭之。及至今晨歸來。則見主人已被人暗殺。其時主人之屍體。已橫陳于榻上。警廳亦已檢驗竣事。故當時之情形。皆未及睹。南道羅述畢。警長乃復呼男僕貝柯楷上。貝柯楷云。余于彼時。適上街買物。故主人之歸。未曾親見。及歸至中庭。聞主母狂呼聲。余知主母此時。尚在寢室。中午睡未醒。疑有賊。心甚駭。乃急棄手中物。趨至樓上。則聞呼聲出于書記室一隅。力奔而前。則見主母兩手高舉。張皇失措。至室前。則一人臥于地上。血淋徧體。細審之。乃赫然主人也。余以主人平素待我甚和。此時睹此慘狀。幾放聲高哭。主母初以驚惶過度。未辨死者爲何人。及聞余呼主人聲。乃放聲而哭。繼以暈去。余此時更駭。且欲死。力呼汽車夫并女僕入。百般施救。乃得復醒。警長聆至此。乃復顧夫人曰。然則味登君在日。豈無一仇人哉。夫人曰。

然曰然則茲事奇矣。天下甯有無緣無故而貿然以殺人爲快者。人而致于不顧生死而放胆以爲殺人之事者。必有不共戴天之仇。迫之使然。今按爾輩所云。味登君生前。非唯無一銜之者。且人人與之敦睦。無一人道其非者。則此事不更奇乎。豈彼人無目。欲殺他人。而誤及于味登君者乎。但君家男子。共有幾人。男僕及汽車夫之服飾。皆顯而易見。味登君爲富人。其所御之衣服。縱與南道羅君相若。然其面貌身材。必非同一式者。決非欲殺南道羅而誤殺及味登君者。設謂劇盜。則更非矣。盜賊之冒險入一家行刦。其宗旨在乎衣物珍飾。其致殺人者。則必因事主兇惡。難償初願。或警察之追蹤而至。乃不得已而必欲殺之。期得速脫。若能得刦數物。則亦必不肯爲此喪盡天良之事。今味登君一人。且足甫入室。已遭殺戮。則似其人已于先時候于彼者。或躡足尾之而入者。且味登之居宅。雖在

鄉村之中。然離巴黎尙非甚遙。盜縱勇亦決不敢白晝行刦者。故以余思之。味登君生前必有相仇之人。爾等在內。或亦不能知之耳。南道羅至此急攬言曰。是矣。是矣。余憶及之矣。警長不言。余等幾盡忘之矣。言時回首顧其夫人曰。……爾不憶乎。味君生前曾有一人聲言欲殺之乎。夫人昂首沉思有頃。乃喟然言曰。其非奈利生乎。此人與丈夫並無不共戴天之仇。祇因借索不遂。當亦不致遽興殺人之心。且夫君之助彼已非一次。彼于昔時亦常言受夫君之惠甚多。今以一次不遂。雖兇兇然聲言欲殺吾夫。當……夫人言至此。南道羅急曰。此則何可必哉。此人非善類。祇須一事不逞其心。則橫心頓起。豈能念及前惠……警長聞之。乃急問曰。爾等勿徒意猜。奈利生者何如人。彼以何故聲言欲殺味君。速將其顛末詳情見告。南道羅乃言曰。奈利生者。無賴也。雖然。如殺人者固如彼。則

余敢言咎由昧君自取矣。蓋奈利生之父在世時。亦薄有家產。及乃父卒。奈利生不事生產。專爲結交匪徒。終日狂嫖濫賭。用財如糞土。不一年。家資已盡。遂爲匪喪盡廉恥之事。已爲所欲爲。人見之。皆趨而避之。僉謂士人已成社會上之蟲賊。不堪爲訓矣。而昧君本爲熱心之人。聞此語。慨然曰。天之生人也。必有可用之處。其至流爲匪徒者。皆以父母之教養不善。有以使之然也。若教之以方。誨之以道。宵有不能去邪。而入正之理。若徒笑其敗而無能力驅之入于正道。殊背救貧扶人之道也。今者奈利生雖已不可收拾。然若竭誠而教誨之。必能仍爲可造之材。人謂無用。余偏不信。必欲費數月之光陰。盡我之心力而教之焉。於是遂毅然決然而錄用之。命其充一洒掃之職。暇則諄諄規其爲善之道。奈利生初時。固甚戴德。上進之志。大有一日千里之概。味君見之。亦甚忻悅。嘗言曰。天下究無廢。

棄之材。奈利生能如此。庶不負我之初志矣。烏知江山好易。本性難改。奈利生初時之趨上者。一以礙于味君之盛意。再則被味君終日束縛家中。不使出門一步。正如籠中之鳥。獄中之囚。有力而莫能所爲。但一時固能強耐。久而久之。素性能不暴發。故未及二月。奈利生之舊病。已大發而特發。晝夜徵逐。一如昔日。味君勸之。且時有違言。味君乃歎曰。此亦天意也。人力終不能強違矣。乃遂退其職。使之他去。奈利生去後。仍流而爲匪。不能自存。時至味君處告貸。味君憫其窮苦。屢濟之。詎其慾壑無饜。三日五日而必來相擾。味君恨甚。乃于前星期日。彼復來時。痛加斥辱。詎奈利生竟老羞成怒。反唇相譏。并聲言欲殺之。但至于今日。仍無聲聞。卽味君亦置之若無聞。絕不以此爲意。——南道羅言至此。汽車夫忽大聲曰。非也。非也。余知之矣。殺主人者。必奈利生也。警長正色曰。爾何知之。此殺人事。